



四書輯疏

孟子十三

二十八

2796
30-29



門 132
號 2796
卷 30-29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二十八

後學會津安聚著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許白雲曰朱子

釋明德則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

而應萬事者也釋心則曰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

之意蔡虛齋曰具眾理與下文性則心之所具之理

相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

朱子曰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

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

自彼而來也蔡虛齋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
 曰此天字重在理上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去聲朱子曰人之
 無限量惟其措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故能極其心之全
 體而無不盡者功必其能窮夫扶音理而無不知者也
 夫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命天人一物故知
 吾之所以為性者則天之所為天者不以外此而一以貫之所以知性則能知天也以大學之
 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註翼

湖南講曰告子篇論性又論心其言甚詳俱各
 開說此盡心章則合心與性而約言之當是告
 子篇總論吳因之曰據通章語意盡心知性便是知
 天存心養性便是事天只把這箇工夫做到盡頭處
 即所以立命矣孟子主意只是欲人於心性上著力
 徹始徹終無少休廢盡人合天更無餘事矣虛未人

曰首節是窮理之智中節是履事之仁末節是仁智
 之極通章骨子只一個天字天性皆天所命者故盡
 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便是立命猶云窮
 理盡性而至命揔是一串到底今按指南以重知天
 上為非孟子立言本旨誤朱子曰伊川云盡心然後
 知性此不然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
 惟就知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人能盡其心者只為
 知其性此句文義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者字
 不可不仔細看○知其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
 在知性裏說胡期僊曰盡心是滿其分量吳蘇右曰
 盡是全盡之盡非窮盡之盡心無一毫之不明便是
 盡其心陸稼書曰盡心者只是還我本來之心耳○
 盡心知性看來亦無先後存疑謂有先後者非也余
 初誤收蔡虛齋曰盡心盡性之盡不是做工夫之謂
 蓋言上面工夫已至至此交盡得耳○知其性則知
 天矣語意猶云不知其性則已既知其性則知天矣
 此如云知變化之道者其知之既知其性則知天矣
 外又知天也或以性為理之所當然天為理之所
 然者殆未察也此處不必依論語四十而不惑五十
 而知天命說蓋未至知天亦未足為知性未有知性

而達天者纔說著理便究到所以然處又按此說可
 從緒言之駁未是張泰嶽曰既知其性則心思之瑩
 徹可以窮神識見之玄微可以達化知吾性之仁與
 禮便知道天之元亨知吾性之義與智便知道天之
 利貞而於穆不已之命可以默悟而潛孚矣呂晚村
 曰三知字微有別知性固指知之無不盡而言然第
 一箇知字中具有格物功夫在到第二知字乃是盡頭處
 功夫全備時所謂物格也第三箇知字乃是盡頭處
 所謂知至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平聲而不舍上聲使其一動一靜常在于方養

謂順而不害事物未感守其理而不失應事接物順

戕傷事則奉承而不違也陳紫峰曰心也性也皆天

害之則違天矣違天矣

註翼

朱子曰如大學物格而后知至物格者知性也
 知至者盡心也至於意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
 聖人說知必說行林次崖曰存心工夫兼動靜養性
 亦兼動靜心以知覺言性以理言今按此說固是緒
 言非之何也陸稼書曰盡心知性是一件工夫存心
 養性是兩件工夫潛室陳氏謂非存心外別有所謂
 養性工夫稍誤○看來存心猶大學所謂忠養性猶
 大學所謂信若他處但言存心則亦該得養性又按
 緒言以分爲一事緒言非不可從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陳定宇曰此貳疑也未看得透徹

曰註以疑字解貳字蓋知生歿乃氣數之必然
 耳小註謂不以死生爲欣戚是又從貳字生出既無
 所疑又何不貳者知天之至死生壽歿氣數之必然
 欣戚耶至死壽不貳則原之見理精到所以爲知脩身以俟
 至于殀壽不貳則原之見理精到所以爲知脩身以俟
 天之至陽齋謂推原之論也非正解誤

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為害之天因之曰天付我以心我果有以完天之性輔潛庵曰天付我以性我果有以完天之性輔潛庵曰皆所謂以賊理縱欲以傷生也○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

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

諸人而言謂之心朱子曰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

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

覺有心之名朱子曰四句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說得密耳○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

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

覺有心之名此就人上說何北山曰虛字指理而言

蓋謂理形而上者未涉形氣故為虛爾合字不過如

周子二五妙合之意蔡虛齋曰道則天之道氣化即

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者陰陽五行本只是氣而理即在焉故曰天道也陳定宇曰理寓於氣而

具於人此合虛與氣所以有性之名也性理也知覺

所以知覺此理也偏言知覺惟見氣之靈耳必合性

與知覺言之所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

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

能履其事然徒造七到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

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歿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

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

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

矣輔潛庵曰智所以知仁所以守知有不盡則不知仁之為仁雖欲為之不能於姑息則流於兼愛故

以不能守之必將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以至流蕩忘

反與法度背馳而不足以為智矣陸稼書曰註流蕩不
法四字不可專指異端言亦不可除却異端言蓋
死壽不貳而不能脩身者原自有二樣也雲峰特以
人專指異端說故力言其非不可因此遂除却異端
也

註翼

盧未人曰此章前二節分言知行後一節合言
知行翼註曰身即心性命即天也今按蒙引謂
之字承上句死壽字然註曰脩身以俟死又曰能
脩身以俟死蒙引似誤呂晚村曰所以二字乃直指
合語非進一步追原語也朱克升曰立命兼知行
言蔡虛齋曰立者不墜之意謂有以植立乎正命也
以立命為與下章莫非命字相同是主氣言者亦
泥於天壽之義而失其精意所在耳新安看理不破
却又謂下章命字以氣言此章命字兼理與氣言亦
可謂無主張而為騎牆之術矣陸稼書曰自蒙引之
說出然後人知立命字是純以理言洵乎有功
後學矣又按李氏以新安說為未嘗不是者非是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

乃為正命

中村氏曰註人物之生謂生出在世間也

主在人故以吉凶禍福承說蔡虛齋曰小則為吉凶
大則為禍福○皆字正貼莫非字謂或吉或凶或禍
或福皆命也朱子曰若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殀皆
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疾伯牛之疾是也李岱雲
曰惟字與一轉失註意張兩若言不就天命言今按緒
言說然字一轉失註意張兩若言不就天命言今按緒
命說天數而不修人事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
不知人事盡方可言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
受乎此也此字指正命

註翼

盧未人曰通章大旨重順受其正一句下皆反
覆以明當順受其正之意蔡虛齋曰莫非命也
非是該正命與非正命意孟子所言固不肯該非正
命者以為命也今按陸稼書孫詒仲首句命字兼正
不正看不是中村氏曰言所謂命者不惟心性之命
九吉凶禍福之類莫非天之所命也○命之正否自

人所受言若天所命則無不正者又按順乎天理之謂即下文盡其道也陸稼書謂不怨不尤意與九人之所為必順乎天理而不逆而後始可受命之正也故註曰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姚行表曰其字原指在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音福反者張泰嶽曰是險峻之牆基薄而

將覆知正命則不處聲危地以取覆蓋也壓竿也之禍

註翼蔡虛齋曰知命者謂曉得正命者必不肯行險也此句緊要帶着順受其正說下句分正不

正兩股以盡其意○九行險以僥倖者皆立巖牆之下也其以巖牆而言特舉人所易曉者耳不可專泥

此也須會其意指南曰不立者恐致凶禍也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致人非

道而求富貴犯罪而被刑戮皆是天所為也

註翼指南曰末二節言命有正有不正見人之當知也陳定宇曰盡其道即上章所謂脩身是也吳

燕石曰按盡道不死正也而乃或死故曰命然定盡道故亦曰正命此本文多著一而字言不當死而死

也今按若龍比之殺身是也蒙引講述依雲俱謬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桎音質足械也梏音沃反手械也言犯罪而死

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

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未句

以立命也句此句專以理言故命亦有氣在順受其正亦是立命一事而未之及故此章發之所謂發未

盡之意者輔氏以下諸說不可從

註翼

盧未人曰獨言極措亦舉人之易曉者耳蓋凡伐性喪生凶暴致死者皆極措之類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中村

仁義禮智是人性之大綱百行萬善則其細目也凡性之所有者旁及之詞下註外物句亦然

註翼

盧未人曰此章指言在我之外之辨示人當審所求也呂晚村曰聖人不言命孟子此章與論

語富而可求章俱是為最下一等人立言耳蔡虛齋曰上三句虛說下句方指出言惟其在我故求則得舍則失而求有益於得也○求則得舍則失謂得失係於求與不求是求有益於得也林次崖曰是求有益於得言求之可得也是求無益於得言求之不可得也李岱雲曰求則必得以求在我之仁義禮智

故也因上未說明故又找足一句因之謂不問我之為我何如尤非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指南曰求之有道言有義理在

不可妄求非言有法也縱或求之亦有命在不可必得總是言不可求之意胡期僊曰命是適然的數

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外物如珠金玉之類○趙氏

曰言為仁由己上節富貴在天下節如不可求下節從吾所

好去聲上節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去聲之內也

註翼 曰吳蘇右曰此章總是勉人盡性之學胡期僊

指人身言中村氏曰物字不可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 誠實也 眞箇有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

如惡去聲惡去聲臭去聲好去聲色去聲之實然誠意則其行之不待勉

強上聲而無不利順也矣行安賽合註曰行之不待勉強

行言也有貼在樂字內非是陸稼書曰此說正與小

者誤其為樂孰大於是

註翼 胡期僊曰次節示人以得之之妙張彥陵曰次

反字不著力只是反觀非說工夫陳定宇曰樂莫大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 強勉強也 恕推己以及人也 反身而誠則

仁矣 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 故

當九事勉強推己及人 裏朱子曰所謂強恕蓋是他心

行恕吳蘇右曰如己要人孝自己必去盡孝己要人

忠自己必去盡忠于君臣父子事物細微上一要人

強以體 庶幾平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 蔡虛齋曰心

萬物之理也 心公應私意之隔字理得應理未純

字張泰嶽曰雖未即與仁為一而私欲漸克天理復

還去大公無我之度庶幾為不遠矣 今按九事 此

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 節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

樂音洛 有餘次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末

註翼

胡期僂曰未節示人以求之方呂晚村曰是原不曾怒在故氣力全在強字趙註曰求仁之術此最為近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以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久習謂行之積習既謂所當然是事所以然理愚以為不然蓋曰行日習者其事也日知其所以然識其所以然者理也下句終身由之即其事也不知其道即謂理也又按註下方猶二字其意猶云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以然故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以解出大文二句所相承之意兼存俱以習矣為知所當然似不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註翼

胡斐才曰行與習是行之淺深以事言著與察是知之淺深以理言湖南講曰行習不是指百姓乃曾用功的學者玩行之習矣終身由俱是他着力在那裏用功的翼註曰眾以人眾言今按講述者字就事說指南眾字指道說俱不可從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去聲從善之人終身無復反又有恥辱之累矣

註翼

朱克升曰此章勉人存其羞惡之心而為激勸之辭吳蘇右曰上句言人當有恥下言知恥之有益正見上句意四書家訓曰人原有恥心此云不可無者要人常提醒此心之意今按此章上三箇恥字活指羞惡之心所惡言下一箇恥字以事言與下章指羞惡之心言者自不同看註可見蒙引諸家皆不可從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去聲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

之則入於禽獸盧未人曰二故所繫為甚大張泰嶽曰其關

係于人品心術誠甚大矣

註翼 朱克升曰此章勉人存其羞惡之心而為戒

恥之可醜以見恥之所以為大也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反戒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

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翼註曰機

械變詐似不必分心事但要理會字義機字如掩取禽獸之機乃借字也在人則暗藏姦險者變字有多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胡期僊曰不

為恥是無恥一事不若人矣張泰嶽曰九可以行險

僥倖欺天罔人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更有何

事可以如人者乎張彥陵曰無恥則與禽獸何異不得復列於人故曰何若人有或曰不恥

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輔潛庵曰前一說痛

切後一說較緩李岱雲曰新安反從後說大非○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

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

註翼

翼註曰不善多端獨舉為機變之巧者其喪良心尤甚也

端誑誘使入吾機之意陸稼書曰按械是繫繫手足刑具機曰機械是藏姦險以制服人蔡虛齋曰孟子

當時蓋指儀秦孫吳之徒○不曰無恥而曰無所用其恥者蓋恥者人所固有獨彼自不用其恥耳

之不可也陸稼書曰程子亦只明不可掩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己以下去聲降也

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句言孟子此章立言主意是禮於賢是能好善而忘勢屈己以下賢也賢士必待君致敬盡禮而後應之是能樂道忘人之勢不枉道而求利也

二者勢若相反此勢字不與本利也而實則相成蓋

亦各盡其道而已孫詒仲曰君下士士不

士不枉道方不負君尊德樂道之心士成君也不必如胡氏說到士之肯出處方為相成也今按蓋亦各

盡其道而已言雖君之下士足以成士士之守道非欲

盡其道而已言雖君之下士足以成士士之守道非欲以成君然君之下士非欲以成士也士之守道非欲盡其道而已

註翼顧麟士曰古之賢王至截勢一截古之賢士至

承賢士說而思賢王意亦見于其中則其立言之妙

陸稼書曰麟士作兩平看極是或重賢王或重賢士

俱偏今按此意看註自見孫潛村以顧說為未得語

意周聘侯謂側重士邊孫詒仲謂此章說賢王是引

起賢士亦可俱誤蔡虛齋曰好字淺樂字深善字細

道字大善在人則好之道在我則樂之亦有不均者

○好善者好人之善也忘勢者忘己之勢也樂其道

者樂己之道也忘人之善也忘己之勢何獨不然矣下

文言亦有所好有所忘也盧未人曰勢是富貴君所

有也四書家訓曰致字盡字有味不但有挾心者不

亟見即敬賢加禮而未致盡猶不亟見矣陳定宇曰

致敬內致敬也盡禮外盡禮也又按蒙引從之是存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音稅遊

也

註翼 指南曰告以遊說之道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五高許自得無欲之貌張泰嶽曰是自

無求于人的意思 盧未人曰以心言

註翼 輔潛庵曰遊說之士大病是不識義理而唯欲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不知為輕重欣戚

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呂晚村曰當時遊說者但知有功利其術揣摩似乎驕尤其實自待極卑賤孟子以囂囂語句踐正是義利王霸之辨胡期傑曰人指當時君說蔡虛齋曰女之遊而言聽諫行人

知之也亦囂然而無以為欣諫不行言不聽人不知也亦囂然而無以為戚此兩句源頭便是自尊德樂義來句踐未喻問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李代雲曰兩亦字方見與知不知若不相聞張彥陵曰囂囂二字欲其先存此心非於知不知時方始有也翼註曰此章雖從遊說起而後面道理甚大不必粘定遊說陸稼書曰按翼註甚是麟士謂此章大意須顧一遊字不要說道理速了亦太拘矣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

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

狗乎外物之誘矣蔡虛齋曰德謂所得之善如孝弟忠信之類得於己者義謂所守之

正專就進退取與之不苟處言盧未人口自重自安是自得不慕人爵不狗人欲是無欲今按自重自己不輕也自安自己不躁也

註翼

樂天齋翼註曰斯可以之問見囂囂之不易則
可以之答見囂囂之不難盧未人曰尊謂恭敬
奉持不敢失也樂謂欣慕愛樂不忍舍也張彥陵曰
德義本一物由賦卑言曰德由德而行光明正大磊
磊落落處曰義蔡虛齋曰尊德樂義無窮達言四書
家訓曰說到則可以囂囂矣遊說之道已盡下又不
尊樂囂囂之意而究極言之見士持此涉
世窮達咸宜而一時之知不知不足言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

德樂義見

反形句

於行事之實也

上節尊樂虛說此節方說出不失義不離

道故曰見於行事之實也陳新安上文尊樂就心上說固未安存疑上文就平日用功說亦未安蒙引淺說謂上文虛說可從然以分窮達為行事之實稍差

註翼

吳蘇右曰故字承尊樂來窮主守故曰義不失者吾心本有此義不失之也達主行故曰道不

離者依著此道而行即所謂不變塞也蔡虛齋曰義字兼德道字兼德義蓋此又說開來看士字可見樂天齋翼註曰義與道非二道之守於己曰義義之推於人曰道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

己如云身不失謂全也以操守言

民不失望言人

素望其興道致治

去聲

而今果如所望也

註翼

盧未人曰承上文言尊德樂義見於行事如此則何所往而不善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

內盡修身之寔而此名自著見于世

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

陳定宇曰得志兼善此民不失望之實不得志

獨善此士得己之實也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胡雲峰曰內重是德義外輕是窮達陳紫峰曰內重外輕者即所謂自得無欲也賽合註曰內重而外輕句屬可以驚駭矣上無往而不善句屬故士窮不失義三節切勿糊塗今按緒言說不可從

註異

張泰嶽曰孟子既告宋句踐以尊德樂義之實又舉古人以證之胡期僊曰澤是推德義于人吳孫右曰澤自道出而注于彼也故曰加李岱雲曰愚意上就得志不得志分說下二句全在兩則字得意蓋誠能如此則窮達皆有其具纔窮便獨善其身纔達使兼善天下所謂時措之宜也賽合註曰善即德義盧未人曰此章本語遊說至末似泛論出處全與遊說無干想句踐亦當時游士之賢者故因遊說之道而進之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九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

盧未人曰興是興起為善感動以志意言

奮發以作為言翼註曰有勃然而發奮然而往意

九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

過人之才智者也

翼註曰據註九不九皆以資稟言無言物欲之有蔽無蔽意方完才

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唯上智之資無

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右曰教字乃風教之教今按即見不能無待於教自能感發以有為者只是氣稟為之若性則本善也若能學問以轉移之便是豪傑之意

註翼

盧未人曰下二句重看言九民特以起豪傑耳吳孫右曰總是勉人以自立意今按三山說極是胡期僊謂意在九民似不然徐自溟曰九民豪傑其品局皆由心造孟子此語以興不興分九民豪傑之品非以九民豪傑分與不興之異陸稼書曰徐說妙極存疑謂豪傑之士亦天生成就強不得殊失孟

子立言之意矣。○待字是旁人看出，謂此等人必待文王在上，庶幾能反正，非謂其人自有待之之念也。孫潛村曰：文王壽考作人，當時凡民之興起者最多，故舉以為則，存疑以化行。南國比諸聖為獨盛，立說則非矣。呂晚村曰：孟子謂豪傑之士，無文猶與，則豪傑正重賢路上人，後世看錯此二字，於聖賢之外另立一種放棄理法，敢為不道者，曰豪傑，不知濟惡不才乃無忌憚之小人，非豪傑也。因誤解二字，後世小才欣然自以為有，此美名何必聖賢門下，此漢唐以後君相人品事功，必不能復返於三代之病根也。學者不可不辨，胡期儼曰：猶且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欲音坎。○附益也。吳孫右曰：富貴原是外物，與身無干，故謂之附。盧未人曰：非既富而復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春秋之世，韓魏猶為晉卿，故以韓魏之家為富家之稱。戰

國之時，雖己為侯國，其語猶存。欲然不自滿之意。盧故孟子稱之，非時猶為晉卿也。欲然不自滿之意。然曰：一說謂加之以富貴，彼乃自視富貴為外物，欲視心身性分，欲然猶以為不足，略不以富貴動心，看來前說較順。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為事猶云當事。

註異。呂晚村曰：看得韓魏之家不足，以重我而自視，欲然必於己分上已有所見，故曰過人。遠今按過人，遠蒙引云：在前存疑云：只就此上見得。張南軒說是在將來三說不同，存疑為長，陸稼書曰：愚按註雖以識言，然兼養言，方妙。蓋此人不但有卓識，亦必有定力，註特引尹氏成語耳。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也。通作逸。

穀乘屋之類是也

蔡虛齋曰舊說觀大註本欲佚之

曰按次崖疑註解佚道為播穀乘屋之類為不切不

如以鑿池築城訓之愚謂播穀乘屋雖民所自為而

勞農勸相則亦上之使之況之以生道殺民謂本欲

生之也除害去聲惡之類是也

蔡虛齋曰除害去惡亦有分如禹之抑洪

水周公之兼夷狄驅猛獸只說得除害非去惡也如

舜之於苗啓之於扈湯武之於桀紂文王之於崇密

則去惡也通言除害亦可但此對去惡言則有辨

若朱子小註謂有惡罪當死云者似列說孫詒仲

曰似宜從蒙引死敵之說若如存疑只作刑殺說與

大註除害去惡之言不合陸稼書曰除害去惡似已

盡殺之之事註又用之類二字者蓋指蓋不得已而

為其所當為則雖拂符勿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

者反是輔潛庵曰不得已者事也為其所當為者理

也事雖不得已而吾但為其理之所當為故

雖勞之殺之可謂拂民之欲矣而民自不怨陸稼書

曰註有其不然者一句或非佚之而徒勞之非生之

而徒殺之或佚之而適以勞之生

之而適以殺之皆所謂不然也

註翼翼註曰竊疑道字當解做理字不但解做心字

但在心上說理可耳○二怨字即指被勞所殺

之人其曰雖死不怨殺者

亦自其必死之時言之耳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皞皞如也驩虞與歡娛同是感戴喜悅的意思

得之貌翼註曰廣大對狹小言感恩者狹小忘恩者

廣大自得是恬愉自得同無怨咨亦無欣喜

莊子所謂使天下欣欣焉樂之是不恬也使天下瘁

能久也蔡虛齋曰驩虞屬民有所造為屬霸耕田鑿

者有造為而然即所謂小補者也

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

趣模自得是廣大的

井帝力何有於我帝王通曆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哉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王者之澤雖廣

博周偏無一物不獲其所然皆揚氏曰所以致人驩出於無心故曰如天之自然

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李岱雲曰此句最透蓋驩虞此然或不必盡是心且行事亦未必

盡能當理故驩虞於一時必不能久也若王者則如

天亦不令力呈反人喜亦不令人怒忘其澤故曰不

冷人喜至仁偏布固豈有可怒故曰不令人怒

註翼指南曰此章見王道當崇意首二節言王氏有

之大而非若術術之小也王伯勿平呂晚村曰王者

是三王人說得太高遠成無懷葛天世界非對霸

也霸者之民桔槔之夏畦也○仁之小者有功之可

夫辭議也仁之大者無迹之可尋也此說亦善論王道矣

陳紫峰曰驩虞者受其惠而不知有其惠也驩者被

其仁而不知有其仁也所以然者以霸者有所造為

而王者事事出於無心也陳定宇曰二如字似恂恂

如淑踏如之如語助辭也今按驩如就王民氣象

上說言涵濡道化不知其所從來也親賢樂利就王

者恩澤上說言思慕德業不忘其所從來也驩虞出

于造為故不久而息親賢樂利出于無心故久而愈

咸王業有迹可見故民悅其施商師民天下大悅

周反商政天下大悅之類是也王化無迹可窺故民

忘其澤各有攸當不相妨礙嘉善陳氏謂若初政不

能使其無驩虞及其久也則相忘謬矣李岱雲以稼書

從之為誤極是然其所自為說大欠分曉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驩驩如也不怨不庸功也豐氏曰名搜字相

人元祐因民之所惡去聲而去聲之非有心於殺之也

孟子盡心上

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

知誰之所為也吳蘇右曰豐氏註是本文上一層意乃推原所以致民如此處也○分之

田里教之樹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林次崖曰殺之刑也利之養也民日遷善教也李岱雲曰因民輔民

有刑政有德禮今按二箇因字一箇輔字是天理也二箇心字是私心也又按耕田樹畜所民之自利我

因利之非特利之也

註翼

即教之意

指南曰此三句就含有過化存神意故不總用夫字接過可見翼註日為之謂做出他箇善來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

李岱雲曰此章原論王民皞皞而推言王

者功用之大正所以皞皞之故也那一句是說到無

位之聖人身上去晚村因註引孔子之立斯立四句

便謂兼無位聖人在內獨不思此四句原就孔子之

得邦家說乎因訛生謬而世之承舛者又不少矣

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朱子曰經歷

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被皆謂經歷也如舜之耕歷山而

風聲氣化之所被皆謂經歷也

田者讓畔也田界陶器也河濱而器不苦器音愈缺

蔡虛齋曰謂衆人化之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

按是存是事今便神妙不測陸稼書曰不測字如孔

子之立斯立道去聲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語詳于論莫

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盧未人曰蒙引

化存疑謂神化俱是業德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
 即業之精蘊也存疑為是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
 陸稼書曰至於天地同流句不宜泛作輔相裁成等
 語蓋時行物生莫非天地之神化運行而遂生復性
 舉天地神化所及莫非聖人神化所周此可舉一
 見其同運並行此可見王道之大彌綸六合
 世而甄吉延陶之中村氏曰揚子云甄陶天非如霸
 者但小小補塞先則其罅虛誣反漏而已朱子曰上
 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小補綴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
 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
 學者所當盡心也

註翼

孫潛村曰王者無心以為感故王民亦相忘以
 為應殺之利之使之遷善貼王者講不怨不庸
 不知為之貼王民講是實指其皞皞處末節夫君子
 三句只就上節末漢一番以見王者之同符天地不
 可作兩層看亦不必作深一層看盧未人曰上曰王
 者以位言此曰君子以德言張彥陵曰下箇過字者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只見不必積久而後其民化下箇存
 字者亦見得不必積久而後其化神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發于語言彌令

者今按如君子不以其所仁聲謂仁聞聲謂有仁之

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輔潛庵曰如邠人聞太王為

老之類是也今按此實字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

感人尤深也

註翼 呂晚村曰此章仁言善政皆王道中事但有本

曰入人主感化言今按仁言仁者之言也固足以感

民然不如仁聲之有實故其入人淺非為未必其然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于整飾民教謂道去德

齊禮所以格其心也道化民于性分王武曹曰翼註

愚謂制外格心上說自不相礙何必避也下節

註翼 盧未人曰上言仁聲仁言之淺深無後語意可

與上節相承說下非是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翼註曰生之有道

節故百姓足而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皆

君亦無不足知孝弟忠信而親戴其君也重君上說

註翼 盧未人曰善政民畏節舊說作兩項看兩明政

君謂有恒心也存疑亦謂民愛是教之初感得民心

是教之既成俱未是要把此節兩個不得民應上得民

一樣看蓋善政以法民民畏之而不取犯善教以

理感民民愛之而不忍忘畏則守法奉貢所得者民

之財愛則親上死長所得者民之心得民財不如得

民心故謂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要之善政者未

必有教未有教善而政不善故有畏而不愛者未有

愛而不畏有得財而不得心者未有得心而不得財

此政教治效淺深之大致也今按此說極確諸家多

誤解不可從周聘侯曰兩之字指政教張泰嶽曰為

治者誠能審功效之淺深以為推行政教次第有愛民

之實心而言以宜之有化民之大本而政以輔之則

言非徒文政非徒法而仁心與仁聞交流善政與善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

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乃天生自有的善 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

所由所由即本乃出於天不繫於人此天字以賦與

為思慮言初來使如此不

註翼

此等言語點醒其自有之良心非謂知能之良

專在仁義知能非學慮不可若此理不明則廢學慮

之說自孟子始矣後來單舉良知作宗旨不特惑亂

後人且枉誣孟子吳孫右曰首節良知良能且虛說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也

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

也孩指兒願下冷之笑 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

陳紫峰曰彼孩提之童未有知識孰教以孝而無不

不知敬其親也及其稍長也未有思慮孰教以悌而無

謂良知良能也

註翼 吳孫右曰次節言良知良能之寔林次崖曰以

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而輔氏陳氏皆廣說似亦無

意但此章孟子是主親親敬長立說中村氏曰按此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

以為仁義也。陳定宇曰：親吾親，敬吾長，雖一人之心，天理之公也。陳紫峰曰：蓋仁義者，乃天下之公理也。而親親敬長，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此其所以為仁義也。若有不同，則不得謂之仁義矣。

註翼 翼註曰：末節又指良能為仁義者，見得人仁也。敬長義也。言親親即是非又添一意，指南曰：親親長也。隨附敬為仁義之所發，亦不可以親長本于仁義。今按慶源新安二家俱不以仁字做性，看故不可。稜書謂之發，謂本于仁義，則以仁字做性，看故不可。稜書謂於理無礙，詒仲謂非仁之發，而何俱誤。吳因之曰：親親也。敬長義也。此親親敬長字面略說得泛，使不親仁也。敬長提稍長，說陳潛室曰：此章無推此及彼之意。須緊根孩提稍長，達道達德之達，言人心所同然也。胡期僊曰：無他無列，故也。達之天下，言通天下皆有意與上無不字相應。吳藻右曰：達之天下，無不同。只就孩提稍長說，又按言所以言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者以親親敬長達之天下，無不同者之故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行去聲。○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陳定宇曰：此由其感而未應之體。如此王罕皆曰：此不可泥定為上。截註脚乃是從下截推論。所以若決江河之故。今按武曹說未立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蔡虛齋曰：應彼感而我應，如此其速而見諸行事，意亦在其中矣。且看下文無所不通字，方知只是據一時感應如孔子六十四而耳。順聲入心通也。虛未人曰：至虛至明以心言萬理畢具，以理言人心有一分私欲便欠一分天理。惟虛則一欲不留，惟明則一欲不蔽。所以天理渾然完具。九外面所言所行之理，皆裏面所具之天理。

故隨所見聞適相契合感之即應無所滯礙翼註曰
 註云其應甚速又云無所不通非二意蓋無所不通
 即速也即莫之能禦也孫詒仲曰蒙引以至孟子
 虛故萬理畢具至明故有感即通分析無理非孟子
 造也到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註翼 吳蘇石曰此章是形容聖心虛而能應之妙說
 叢曰此章語氣與吾與回言終日章絕相類俱
 是一往一來反覆贊美之詞陸稼書曰按居深山四
 句原就迹上說但其所以如此說者要見其心之虛
 耳故通是說心吳因之曰居深山亦要說得虛活孟
 子亦偶借深山一事以形出聖心之空洞耳○與木
 石居相忘於木石直與之同居也鹿豕遊於野人無大
 所居之陋意指南曰幾希只言其混迹于野人無大
 異也蔡虛齋曰上言無以大異於人下言其有以大
 異於人沛然莫之能禦深山之野人亦能如是乎○大
 聞善言便暢然了悟其所言之理見一善行便釋
 然曉解其所行之善此是若決江河處陳紫峰曰譬
 如長江大河之決沛然而逝人孰得而禦其急流
 之勢哉今按上言無大異所以深著有大異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于不義之事
 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
 是羞惡之心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
 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貼大文則所
 謂擴充其羞惡去聲之心者而義不可勝平用矣故曰
 如此而已矣盧未人曰無為所不為則所為皆當然
 如此而已矣之理無欲所不欲則所欲皆當然之理
 所為所欲皆合理義只如此而已註謂義不可用正
 講如此而已今按仇滄柱從蒙引以義字該仁看於
 羞惡之心說不去不是

註翼 胡期僊曰此是孟子勉人擴充其羞惡之本心
 今按翼註說不可從四書家訓曰兩無字最是
 十分著工夫處全在心上堅忍有一刀兩截之意吳
 孫右曰雖為屬事欲屬心然不為不欲却是心不肯

孟子盡心上

為之欲之也。吳因之曰：無為失節，事就為全節。事不欲貪，便欲廉如此而已矣。乾淨直截，更無別事。盧未人曰：如此而已矣。存疑謂為人之道盡于此未是。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知去聲，疾丑刃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

李岱雲曰：德慧是體術知是用二，者不相離。故孟子無說在這裏。講家多混在處事時說。林次崖曰：慧聰也。德慧者其德之聰，有以灼事機于未然處事之方謂之術。智巧也。術知者其術之巧，有以善事理之當理。今按德以心之所得言，次崖謂在心之

患也。吳孫右曰：凡處逆境，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輔潛庵曰：人惟有災患，竦動色臭味之性，故能增益其所不能。而有夫德慧術知也。陸稼書曰：此章似只是增益其所不能，而集註南

軒無引動心，忍性者，是又推本言之。其實動心，忍性意在言外。盧未人曰：註動心，忍性，二句渾講，勿以動益句貼德慧增益。

註翼

胡期僊曰：上推言人之達于事理，由于困張侗初曰：以正大心，諸練世故，而出者謂之德。慧術知以邪曲心，窺睺世情，而出者謂之機。械變詐故學者不可輕語。通達先務，正心四書鏡曰：恒者不定，如此而此為多意，蔡虛齋曰：存訓在，非心存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胡期僊曰：是孽子，庶子。胡期僊曰：是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

德慧術知也。

註翼

胡期僊曰：下是即處困之人，以明之也。陳定宇曰：獨，惟也。不連孤字。翼註曰：獨字之義，謂臣之

中獨有孤臣子之中獨有孽子蔡虛齋曰操心慮患
有內外意德慧術智亦如此林次崖曰操心危者戰
兢恐懼常恐其身之陷於禍患也慮患
深者思患預防使禍患無自而生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狗以為容曲意阿狗惟逢迎以為悅先意逢迎惟

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註翼

蔡虛齋曰有事君人者下一句便言事君人之
為人下放此○容與悅雖在君而其為容與悅
者則在臣也○為容者長君之惡也為悅者逢君之
惡也林次崖曰言事是君則專為取容悅也要看個
為字是專務之意中村氏曰事是君三字便見他隨
所事而為容悅之意李岱雲曰君如好色則以色為
容悅君若好肥甘音樂田獵亦如之是
字則字有針芥相投水乳相合之妙矣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吳蘇右曰兼如小人之務悅其

君眷眷顧於此而不忘也必說為悅二字盧未人口不

自悅只借上節悅字形容他千方百計專務安國與
小人千方百計專務悅君其心之惓惓一般又按眷
眷不忘為悅
二字借義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中村氏曰

人君之故謂之天民胡雲峰曰伊尹為天民之先覺
此則曰有天民者旨意不同

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
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

覆救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伊呂不專以耕莘
釣渭之時言主後

來出當大任言看出

字可見陳新安說誤

註翼 吳蘇右曰可字天下字而後字俱不可忽盧未

社稷自列今按此節單重達行于天下邊其

言天民者自其未出之時言之也勿泥看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盧未人曰上不煩諷議君感

感其德所謂文言見反龍在田天下文明者葛全

而自正所謂文言見反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果曰

二有剛健中正之德素養于潛而時當有道出潛以

見如龍之見在田而霖雨足以及物此盛德遭時之

大人也蔡虛齋曰言天下之人被大人之化澆漓者

變而為淳龐鄙薄者化而為敦寬語其家則父子

子兄弟弟文而明也語其國則○此章言人品不

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文而明也○此章言人品不

同略有四等蔡虛齋曰此章論人品通指為人臣者

言四書家訓曰欲為人臣者以容悅為

戒而由忠以進於大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

由大以進於化也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

矣然猶一國之士也輔潛庵曰所謂一國之士知有

賢大夫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輔潛庵

是矣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曰至於

天民則如伊呂之徒非止一國之士也可以大用而

不可以小知者也然猶微有意焉必其道可行於大

下然後行之以不肯小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

用其道以徇於人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

化惟聖者能之

註翼 盧未人曰大人就是聖人正己無工夫只是德

節而字中有無心化成神速不測二意○註云上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註翼

吳蘇右曰樂是心滿意足之意陳紫峰曰王天下只是說得位而已未說到其道大行處中村氏曰不與存焉猶云不在其數也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註翼

林次崖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則天倫無虧人未是今按此說似得註意翼註以蒙引為佳陸稼書以存疑為拘恐未是蔡虛齋曰無故亦多端或天死或患難或相遠或不良或不協皆其故也

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作心廣體胖其樂

可知有息則餒矣

陳定宇曰本文無克己之意此程子推原所以能不愧不作之由而示人以其要也張泰嶽曰仰無所愧而無一不可與天知俯無所作而無一不可對人言盧未人曰不愧作則心廣體胖此是第二件今按有息克己工夫有間斷也餒心不樂也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

之不愧不作之樂蔡虛齋曰謂教之以克己工夫而欲至此樂之境也○教與養不同既教之又養之

俟其成也盧未人曰所樂乎己則斯道之傳得之者即是二樂時文無天倫講表是

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

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如何哉

註翼

知出萬人為英或曰德過千人曰英孫詒仲曰英才無質學不必如蒙引只以質言有學力而

其中央也○中天下而立則非特廣土而言定四海之民對
衆民言中天下而立則非特廣土而已定四海之民對
則非特衆民而已盧未人曰定乎定也如道之生養
遂教之倫理明治之爭奪息皆是今按摘訓說似不
可從朱子曰這性字說得虛如堯
舜性之之性字入按緒言說未是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去聲○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

異蔡虛齋曰分猶性之
分猶言體量相似

註異

顧麟士曰此節言所性不存之故今按所性謂
所以為性者也盧未人曰加添也損減也林次

崖曰大行不加言不因大行而性以之增添也窮居
不損言不因窮居而性以之減少也所以然者蓋自
稟賦之初吾人合得之分固已一定也翼註曰燈光
雖照一室燈體不加雖藏於櫃中燈體不損中村氏
曰只是所性與外
遇全不相干涉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
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晬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

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委粉反蔡虛齋曰蘊字對
又去聲也分字說分自外面

包裹上說蘊以其中之實物事說蘊猶實也指仁義
南曰乃分定中所蘊蓄者指仁義禮智信也指仁義

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孫詒仲曰根字是活字只
是著土之意陳紫峰曰植

立堅固物欲不生發見形同反也晬然清和潤澤之
得而搖奪之也生發見下同也晬然清和潤澤之

貌翼註曰清和不粗糲也潤澤不枯
槁也陳紫峰曰一皆四德之呈露盎豐厚盈溢音
逸之意陳紫峰曰一皆
四德之充暢施於四體兩手
兩足謂見於動作威

而自能曉吾意也朱子曰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

手容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足容自然

重蔡虛齋曰喻不喻亦何用言其曰不言者只言其

自然然而耳陳紫峰曰當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

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

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指南曰仁義禮智人人各根

斷那根便無生意君子氣稟清明物欲淨盡全乎天

不雜以人此四德根著于心若根深蒂固然也蔡覺

軒曰蓋根於心者培養得厚盛則發於外者自然

面盎背到得手足順便不覺其所以然蔡虛齋曰本

文不言而喻專帶四體集註則通帶其生色以下亦

用其意而不泥其字也陳定宇曰順謂順其則也今

按本文君子以已成者言故註以氣稟清

明解之語類則以學者言故不同緒言謬

程子曰晬

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唯有德者能之

○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上兩節然其所得於

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上兩節吳因之曰廣

而發不是為推明所性而發言道之大行雖亦是君

子所樂然畢竟行與不行無關所性只消聽其自至

便了豈以是為欣戚哉此亦吾何為不豫之

意但彼以道不終窮言此以所性至足言

註翼顧麟士曰下乃正言所性又不知不損之故也

陳紫峰曰其生色也一句該下三句容儀亦色

也湯霍林曰晬字盎字當著在仁義禮智上論不當

著在面字背字上論也陸稼書曰按晬面盎背四體

不言而喻大全蒙引淺說翼註說約因

之睡庵諸家皆不作兩項看存疑不是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

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

辟去聲下同太他蓋反○己歸謂己之所歸盧未人曰己字

就仁人講今按餘見形句反前篇離婁上篇

註翼孫詒仲曰此為當時不知行王政以養老而發於非孟子因無養己而發也蒙引云孟子不得於

時而闡之之辭諺蔡虛齋曰天下有善養老者此二句說開謂當時之君也新安陳氏以仁人為指伯夷太公非也謂當時仁人也李岱雲曰必謂此二句泛論其理而不指當時之君亦為釋見胡期僊曰天下指戰國之時言指南曰彼仁人若伯夷太公者咸以是君為己之所歸而吾亦周文王矣張泰嶽曰然則人君不患人心之不歸但患仁政之未舉而已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

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

餘見前篇梁惠王上篇

註翼吳因之曰第二節似與養老無與必先著此一節者正為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三句

根本張泰嶽曰學生以時然失其孕字之候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許六謂

雞彘也吳伯章曰樹謂種也耕桑蓋指所養也趙氏曰善

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註翼

指南曰所謂非孟子謂之乃指伯夷太公上文之所謂也盧未人曰制田里三句不可平講言制田里教樹畜皆導妻子以養老也胡期僊曰導教誨之翼註曰五十非帛四句又泛論老之失所以引起文王之無失所極輕王觀濤曰愚玩註意只言其別於小惠耳易行意原無孫詒仲曰此之謂也達說云此善養老之謂也淺說云此制田里教樹畜導妻子使養其老之謂也愚按當從淺說蓋所以善養老者由於制田里云云故無凍餒而云即此之謂以見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斂皆去聲○易治也

是耕疇耕治之田也

註翼

呂晚村曰聖賢論治有舉其全有舉其重如對梁惠齊宣滕文所言舉全也此章所言舉重也

原未及教民意謂富足不必教民者固非謂富足即所以教民者亦非摠因誤看仁字便意上二節說養下節說教相似不知此三節只是一意若說教民須另有綱目在不止易薄四句矣盧未人曰易田疇節是開財之源使富謂上使之也蔡虛齋曰易其田疇者不違農時使民得盡力於農畝也與薄稅斂俱主在上人說呂晚村曰兩其字指民翼註曰薄稅只是什一非又減也胡期僊曰富是財貨充足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註翼

盧未人曰食以時節是節財之流呂晚村曰兩之字即指富翼註曰食以時用以禮皆教民如此也王觀濤曰食以時重在非時者不安食用以禮重在非禮者不安用今按食之非時謂五穀果實未熟不食孟春犧牲毋用牝魚不滿尺不得食之類不包饗殮燕享用之以禮冠婚喪祭之類非其禮者不安用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

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

心矣陳定宇曰禮義常心即所謂仁也使菽粟如水火之多則民皆能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

慳吝不仁矣

註翼

胡期僊曰昏暮叩言其求之急聖人是有德有位者菽粟豆之摠名粟谷實也翼註曰至足矣

矣字作故也二字看當下當接云夫人不私水火而獨私菽粟者以菽粟不足耳方起得下文祭虛齋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上兩條是也使之一字正生易田疇薄稅斂食以時用以禮吳孫石曰菽粟

如水火必無之事也只形容其至足耳呂晚村曰民富則性良而俗厚此仁字只在菽粟中推論見民富之妙耳但如水火之求無勿與即是仁○民貧則私吝殘刻爭奪之意自然而生此便是仁民富則有無關通緩急親睦之情亦自然易發此便是仁字即富中自然之驗是極言富民之妙推論及之要之此章原不重仁字說也○陳定宇淺看此仁字最有理若謂孟子所該甚廣則所以仁民之道有未全矣○此章仁字非聖人教化漸摩之仁也謂此便是教化仁不必更有王道即失其義說叢曰仁字不由教化來仁是人的本心生養既足民自不失其本心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也教化又後一層李岱雲曰林次崖謂菽粟如水火而民即無不仁只是有恒產者有恒心非第以菽粟與人之謂此說固好然從陳新安照上無弗與說正妙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

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曲當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魯國

最高而太山則又高矣即東嶽天此言所處上益高

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李岱

按張昆詒自記其文云註中所處既高是言登山所

見者大是言觀海所處所見是言凡人登山觀海只

一例看或以上二句為孔子所處之高下二句為常

人所見孔子之大者非也愚謂此說極是今按輔慶源

以所處所見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潛

庵曰觀於海則天下之水皆不足以動吾視遊於聖

人之門則天下之言皆不足以入吾之聽亦猶仁則

天下之衆皆莫能與之敵故亦曰難為衆也

註翼 蔡虛齋曰或以孔子一議而謂大註聖人正指

子登山便何害熊退齋跋文公再遊九日山詩卷曰

泰山之登沂水之浴夫子豈好遊者云云然則先儒

亦以為孔子實登太山矣今按此說可從存疑以為

託言不可從胡期僊曰小魯魯失其大小天下天下

失其大正義曰孟子言孔子登魯國之東山而所覽

者大故小其魯國以魯國莫大於東山登太山而能

小其天下亦所覽者大而天下亦莫大於太山也如

此故觀之於海者難為水也又按此節借孔子登山

之事以興起觀海難為水以觀海興起游聖門難為

言總是發明聖道之大看故字轉可見故朱子謂以

登山觀海興起游聖門難為言蒙引以為非者謬呂

晚村曰聖人二字亦是從道字帶來原不為孔子贊

頌也許白雲曰聖門難為言謂既聽

聖人之言則餘人之言皆不足聽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理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林次崖曰

迴之貌急明者光之體翼註曰體在光者明之用也

地謂之光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

於容光明辨處之隙反乞逆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

矣林次崖曰蒙引謂知其明之有本亦然中村氏曰按註

源明二字無窮意

註翼朱子曰觀水有術至必照焉此比也胡期僂曰

速方能起得波瀾故觀水自有方法不必尋源以窮

其發端也惟于波流滌迴水勢猛急之處觀之則知

狂矣翼註曰容光必照言有一隙可容其光者亦必

照處正是大其明即是本○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句分明露出箇本上句只含蓄說吳

不達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總解一節之意漸字以工夫

地位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反形句也

也字以功驗言朱子曰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徐

岩泉曰大賢以下皆露精彩故言成章若聖道渾淪

故曰大林次崖曰如由善信而至美大聖節節都

有便成個大善便成個善信便成個信美便成個美

似道理亦是如此蒙引以中庸形著明來說似未是

何也以形著明為成章是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充實

而有光耀之大事下學逐節工夫都忽略了故未是

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吳因之曰足此是成章通

可死然說達於聖道譬如善信美大聖神六箇階級

善成其為善方達於信信成其為信方達於美此皆

可言達也若說漸○此章言聖人之道大節而有本

達至聖道却無妨

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末

曰書肩流 卷二十一 孟子 盡心上 三十五

註翼

朱子曰流水至不達此又是與也張泰嶽曰盈是充滿料是低窪去處林次崖曰盈科後進是

滿坎而後進坎其坎亦不一以前章放乎四海參看可見成章後達亦當依此例看吳豫右曰志謂欲至之也賽合註曰成章與論語成章不同狂簡成章向有病故頌裁之此成章是成就簡片段乃中行路上走故能達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

孳與勤勉之意輔潛庵曰是勤言雖未至於聖

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張彦陵曰徒字活猶云是舜一邊人是躋一邊人

註翼

胡期僊曰首二節言聖狂所趨之異摘訓曰自雞鳴時孳孳也胡斐才曰既曰

為不但有其心實亦有其事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躋之徒也

躋盜躋也

躋與跂同

註翼

顧涇陽曰不曰孳孳為惡而曰為利者惡者利之標末利者惡之根本

欲知舜與跂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

胡期僊曰聞是利善

兩端初分去處翼註曰分兩路分開也間者兩條路界限處也但據善端初起微別於利利端初起微別於善而聖狂即從此分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即是分於善與利之間

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躋之相去遠矣

舜之與人

品相去不啻天壤懸絕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

分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

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輔潛庵曰此又

教學者以靜時工夫也

註翼胡期僊曰末節言聖狂攸分之機見人不可不謹也重開字分是分別自始分時言孫詒仲曰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為我之為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

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亦去聲人也盧未人曰僅

都不管列子楊朱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

物是也其字其揚朱是

張彦陵曰孟子之關楊墨者屢矣此獨兼言子莫者楊墨之害道易見子莫之害道難知玩此

章之旨似闢子莫意居多蔡虛齋曰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對摩頂放踵便是假借辭非實說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總是言九可以利天下者皆不為也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總言其九苟可以利天下者皆必為也今按翼註謂非楊墨自說要如此亦是孟子就其所執推之與註引列子戾可謂誤陸稼書曰張彦陵云取如取必之取此說背註賽合註闢之甚是

墨子無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放上聲○墨子名翟無愛無所不愛也盧未人曰不

要愛他更摩頂摩突其頂也突陀沒反觸也放至也

無差等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註中字不同此中字是聖人

之中無過不及之中故度待洛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此中字
 不及之中故度待洛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此中字
 之中為我無愛之中林次崖曰楊子一於為我更不為
 人墨子一於為人更不為我子莫見二子之各有偏
 也故度二者之間而執其中其為我不至楊子之固
 苟可以利天下亦為之其為人不至墨子之過尚有
 為己之意在是也要為己也要為己也
 人兩邊平執以為中只此就中不是近道也翼註曰
 道也道中而已子莫執中據其名權稱去聲直為
 迹近似於道不作猶賢於揚墨說權稱下同錘直為
 也所以稱平聲物之輕重而取中也中是無過不及之
 其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
 一而已矣兩中字是子莫之中膠黏物者借用為不
 斤鈞石物之輕重各有當其平處今以銖兩為輕兩
 鈞石為重例以斤稱之其可乎是子莫執中也程
 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誠心通且試言一廳屋也
 古者

治官處謂之聽事後語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
 省直曰聽如六作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
 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
 見矣程子言中之當權而朱子引以明無又曰中不
 可執也中是聖人之中非子莫之中執是子莫之執
 中子莫之中不知隨時變易固執一定之中本不識
 同係詔仲以中為子莫之中以程說為不是大謬識
 得物格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天然之中不待安排
 陳定宇曰安排者以私意安排著直略則不中矣
 揣度之而不順其自然也安排著直略則不中矣
 註翼 鄒南皋曰唐虞授受之中孔子得之為時孟子
 權字稍異論語權字對經字說此章權字與論語未可權
 雖皆是隨事任理之心然對經字則只在處變上
 看對衡字說則通常變在內矣顧麟士曰猶執一者為
 則是為我無愛已執一矣故下遂云所惡執一者為

總斷之詞林次崖曰譬之裘葛揚子則專於穿裘葛冬子則專於穿葛子莫則裘葛並穿聖賢則夏穿葛冬穿裘者也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為皆去聲○賊害也為我害仁無愛害義執中者

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胡斐才曰百對一言只是極多之數鄧維

子曰亦是借言其所執者寡而所失者多輔潛庵曰為我者只知有我而不知有人故役於私而遂至於

害仁無愛者只知有人而不知有我故迷於愛而遂至於害義執二者之間一定之中則不能隨時逐事

以取中故兩失其仁義而害於時中李岱雲曰為我害仁無愛害義執中者害時中是就他三人之執一

上分說其重處顯處其實為我之害仁則已似義非義而先害乎義無愛害義則已似仁非仁而先害乎

仁執中者既害時中則又已不仁不義而兩害乎仁義矣不然則但謂之舉一廢百而不謂之舉一廢百

矣○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輔潛庵曰此兩句已盡一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

章之旨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

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無愛之中而無權鄉

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

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

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輔潛庵曰楊氏以禹稷顏回之

事發明中之所貴乎權之義甚為明白

註翼指南曰識得此道者一了百了不識此道者死

執定一說凡百皆不是矣此所以可惡仇滄柱

曰執一害道無指三家說謂子莫害道甚於楊墨亦相洽俗解耳吳棻右曰賊道句虛下正明之李氏曰

須知他舉一不是真能舉得一端道理廢了百端道理只是舉其一偏而百端之理俱廢耳語其變化則有百端語其本體則此一理真箇舉得一二何至廢百他是這上先錯了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美為人心為貧賤所害至饑渴而求富貴者亦多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為不當得

註翼

吳蘇右曰此章上節即饑渴以起貧賤而言欲之累心末節言不累于欲者之過人總是欲人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今按吳因之謂通章總是論心似不必陳定字曰口腹因饑渴而失其正味人易舉之人心因貧賤而失其正理人多未知也孟子因

人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腹之害例言人心之害非謂饑渴害人翼註曰新說云人心亦為饑渴所害不像白文有字意林次崖曰甘者不甘以為甘也又按皆俱辭對口腹言揚齋謂猶言往往不可從

人能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輕只如言事故之故非所以然之故輔潛庵曰過人之速則不憂其不及矣吳蘇右曰本文不及人字指聖賢註中過人人字指眾人

註翼

陳紫峰曰饑渴就當貧賤字看張彥陵曰此處莫輕放過正是刀鋸鼎鑊學問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輔潛庵曰與界分之界同凡事各有辨只是不苟就惠所守說凡事君處眾皆然翼註曰蓋唯心有分辨故以正自守必如此必不如彼確乎

不可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厄窮不

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出公孫○此章言

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

類皆聖賢微顯闡幽淺反明也幽之意也吳伯章曰微

係辭傳語蔡虛齋曰人皆知其和今不稱其和而獨

稱其介便是顯者微之幽者闡之對舉而互見也新

安說

註翼胡期僊曰三公是至貴之位指南曰言三公則

下此者可知已○易者換也不以己之介去換

三公也顧麟士曰三公設言亦倒句耳盧未人曰猶

云下一日養不以三公換之意賽合註曰欲得三公時

賤其介以取三公既居三公時遂改平時之介以保

祿位俱是以三公易其介注氏曰伯夷餓于首陽伊

尹祿以天下不顧皆能不以下三公易其介獨

稱柳下惠何也以惠之和嫵於不介故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辟讀作譬勅音刃與仞同○八尺曰仞論語註七尺

說此註八尺曰仞從孔安國蓋兩存其說陳

新安據周禮匠人以孔說為是鄭說為非言鑿井

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

名希哲字原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

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塗而廢自

棄前功也李岱雲曰此章首著有為者三字似

不單指為學故集註引呂說於圈外

註翼胡雲峰曰當與論語譬如為山一章通看學問

垂成而不至於成者可為戒矣林次崖曰言有

為要成功也蔡虛齋曰或者以為有為者設心如是

非也味大註自明還是孟子警人之辭○有為者可

無德學事功說不可專主為學盧未人曰辟若直管
 到末不可于掘井截陸稼書曰按蒙引淺說翼註首
 句俱虛說麟士不是張泰嶽曰掘井是穿地為井胡
 期僊曰九韜喻其功之深不及泉喻其效夫得泉井
 喻廢學今按棄井廢棄掘井也翼註
 曰猶字宜玩見得況未至九韜者乎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上全不假修習合下湯武修身體道以

復其性是做到那田地兩箇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

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身不行而假借之也吳蘇右

目儘好只是他本意不在此翼註曰此說仁義全

說得粗了只在事迹上看又按濟成也事遂也

註翼虛未人曰上節論帝王霸誠偽不同四書脉曰

之性字虛孫詒仲曰與自誠明謂之性性字一様

在己身上著實做非若假之者多在外面粧點翼註
 曰三之字俱作道道不外仁義陳定宇曰論五霸者
 不一莫切於假之一辭乃是與一字斷盡五霸
 心事得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與誅心之法者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歸還也還與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

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嘆世人莫覺其偽者亦

通舊說趙邠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汪氏曰舊

若能久假而不歸則固有者將自得之是為假者謀

假者之初意全非天理而以人欲之私行之合下已

差矣加以久假則私意纏繞以終其身虛偽益甚膠

固莫解其得為真有之乎是皆學術心術不正不能

辨公私理欲之幾者之○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

論宜朱子明辨其誤也身之者履之也輔潛庵曰與道一者無氣稟之蔽及

孟子盡心上

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註翼 盧未人曰下節深嘆偽者之不知反蔡虛齋曰久假便是歸不歸不必說不歸於真言其假之久

而安也所謂居之不疑相似林次崖曰假人之物必歸於人歸人則已不復用矣假仁義而不已終身用

之便似不歸於人也朱子曰惡知二字為五霸設如云五霸自不知也陳紫峰曰未二句要說得孟子意

思出蓋小人之所自得者乃君子所深憐也徐微弦曰如裝成戲劇雖甚逼真終非己有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故太甲于桐民大悅大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習重也就太甲

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形句前篇萬章

註翼 翼註曰伊尹言止不狎一句下五句敘其事指君也今按講述說未是

君也今按講述說未是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與平聲

註翼 翼註曰死次節賢者二字可見此章是即伊尹

以死論中人臣可照伊尹例否也故末節不可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註翼 陳紫峰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為伊

尹之事胡期僊曰篡下奪上位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

祿盧未人曰或非常數之類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

彭更之意同孟子答意明君子之有益于人國而不須躬耕也故曰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陸稼書謂註無陳相言者極其弊而言非

註翼吳蘇右曰全為孟子不仕而傳食而發孟子答

是國謂隨其所居之國林次崖曰蒙引曰其君用之與子弟從之相對說謂上有功於君下有功於民最

是也註作不用未是○其君用之其言也不是用之為臣亦蒙引說李岱雲曰南軒新安之說似皆

以用為用之在位惟存疑云云其說較切蓋丑問君子不耕而食原不指用之在位言若既用之在位又豈有耕而後食之理況孟子但說君子居是國則只指偶居是國而言盧未人曰安謂國祚寧固富謂國計充實尊謂臣民具瞻榮謂中外無侮四書家訓曰富字不專是府庫充實人君藏富於民榮有二說一云大國必畏一云聲名顯赫陸稼書曰二說無用為是翼註曰子弟從之只是從其教不限及門私淑亦是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音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胡斐才曰問曰獨士居其間上無官守於朝下無生業於野不知其所為者何事也今按

所事指為世用

註翼也胡期僊曰士學者之稱是未得志之士也今按事字活與大人之事事不同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四書脉曰尚非隱居高尚之謂乃是謂身雖卑微而志則高大不淪於卑汙齷齪也

此已包得志者心之所之也所以為事而未見於事下節意又按對下文大人之事事字說見其士既未得

父在觀其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友見其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

其志而已陳紫峰曰士者不肯為農工商賈之業而欲行公卿大夫之道者也但未得行其道而

耳是士識無所事也惟高尚其志而已今按諸家以尚志為事者與註背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

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

義大人之事備矣

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陸稼書曰殺一無罪不是小義

但對大者言而謂之小耳存疑末條須善看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

此士之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

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張南

軒曰居仁則體立由義則用行大人之事亦不越此而已矣陸稼書曰賽合註是深一層看非正解也

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註翼張泰嶽曰士之所志者非功名富貴之謂也唯

無罪四句泛論非仁非義胡斐才曰八句一正一反

而曰此士之所尚其志明以不為不仁不義而居

曰淺說於殺之無罪四句補出後日摘訓於居惡在
 四句亦補後日不遇謂士目前尚是論志未有實事
 若將此八句作實事看便不是尚志了殊不知惟在
 實事說乃是尚志若虛有此志而未嘗有仁義之實
 豈未達時士竟不仁不義乎果爾則已不居仁由義
 大人之事從何而備吳孫右曰居路俱要貼志說惟
 其為志所以只說個備字胡期僊曰備
 是全備無虧呂晚村曰備者備於志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
 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
 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
 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
 耳未足以為賢其辟兄離母戚親不食君祿亡君臣上下
李氏說似不

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
 而遂以為賢哉

註翼 通義曰仲子止受句陳紫峰曰是舍簞食豆羹
 之義講中不可用狗名矯飾意○信字當許字
 看信其大者此大者虛說不指大倫今按孫潛村將
 此說為謬甚不可從翼註曰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
 上下者指南曰此句且之下補出仲子辟兄離母不
 食君祿是不能全大倫者又按通義謂焉於也不可
 從廬未人曰人莫大焉字以大罪言信其大者大字
 以大節言陳定宇曰孟子於陳仲子其對匡章既深
 非之此又申言之二章當參看吳孫右曰前只辨其
 度不能充未暇罪其廢倫故此又廢倫斥之蔡虛
 齋曰與孔子論微生卣意同胡期僊曰亦衆好必察
 之意也郭青螺曰夷齊讓國為父子兄弟之倫也仲
 子廢倫而讓
 伯以天下讓亦為父子兄弟之倫也仲子廢倫而讓
 國則讓國為小節而廢倫為大罪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
 害公皋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
 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陳紫峰曰極字是至善非以為真有此
 事也

註翼

桃應之問本非限定舜以其有瞽瞍之父故就
 舜而為言也李衷一曰桃應之問意在兩難而
 子之答意在各盡然各盡中却有相成之意胡期傑
 曰天子立法之君士師執法之人陸稼書曰據淺說
 講則如之何亦無舜皋陶麟士乃謂此如之何似只
 問皋陶後故曰然則舜如之何也大謬林次崖曰此
 是就各安身立命天理精微極致上說其間委曲以
 合人情權變以從宜處却未及所以為天理之極人
 倫之至蒙引所難乃是就人情權變上說不是精微
 極致道理亦非桃應所問之意依其說全無味了善

乎朱子之言曰此亦只是論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
 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
 變而通之○亦須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為是權制
 今人為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
 可愚謂蒙引所難是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
 制去也吳因之曰蒙引就把作事看故有紛紛之疑
 耳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皋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註翼

翼註曰中三節言皋陶之執法胡期傑曰執之
 之字指法吳藤石曰只是執法非執瞽瞍今按
 陸稼書謂南軒及淺說因之俱明說執瞽瞍而翼
 註賽合註脉則俱云只是執法非執瞽瞍看來即作
 執瞽瞍何妨然集註語類是執法也非執瞽
 瞍也孫詒仲謂臣不可執天子父則似有妨

然則舜不禁與

與平聲○桃應問也

註翼 胡期僊曰然承執之來指南曰禁謂止其執法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惡平聲○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

蔡虛齋曰不必拘說受之於堯總是國法便有所受而為士師者所當世守雖君命不得而廢也今按此

說本確存疑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註翼 翼註曰末二節言舜之全親胡期僊曰然承不

例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

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跖音徒訢與欣同樂音洛○跖韻書音所爾及又所蟹反草履也

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

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

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

子父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

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指南口不

人倫分則舜皋在天為理在人為倫一也皋陶但知以法事君此天理也便為君臣人倫之至舜不以天

下忘親此天理也便是父子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

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上聲之事矣張泰嶽曰學者誠得虞舜皋陶之用

心而引伸觸類以求之則私恩公義各得其宜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註翼 翼註曰稟在木逃之先忘在終身之久木不同亦何必分心與事吳孫右曰天下字以富貴言

胡期僂曰敬壞也負背也逃遁也海濱極言其逃之遠樂是樂其全親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上聲下同之位養奉

養去聲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

所居不同居處則崇高則華麗故所養不同服飾則而其氣內體

外有異也神氣則發揚體貌則端嚴摘訓曰註中特以所居云云當用在其居使之然處此與

解一極折獄一例

註翼

林次崖曰喟然發嘆之意全在況居天下之廣居上因望見齊王之子而觸起耳盧未人曰非

敬羨勢位之居養也沈無回曰此語語歎王子實語語歎廣居也翼註曰居屬位養屬祿養又本於居故

下單言居此居養二字單就位尊祿厚者言非兼尊卑厚薄言○氣如氣象之氣體如體態之體折衷云

氣者體之充體者氣之寓說得精○大哉居乎言所關於氣體不小非贊美也上三句泛說夫非以下衣

就王子說○盡猶概也一概是人子中村氏曰移字非前後改移也只氣體隨養居而異便是移

孟子曰

張敬鄒志皆云羨延面文也兩節文勢一貫

王子宫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形句及下同前篇滕文公下尹氏曰睟音粹然見於

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亦氣體有異也

註翼盧未人曰與人同非謂宮室制度之同也只是人居宮室彼亦居宮室之類蒙引云多與人同

便見終有不同處○況字以勢分性分相形講祭虛齋曰宮通一家言室其宮之闡房也胡期儂曰衣指彼與人不連指冕冠之類指南曰若彼者謂其氣體若彼與人不連也其居使之然言其尊居國儲而半度自別耳陳定宇曰此章重在居廣居一句翼註曰上是感觸下是旁證皆輕汪武曹曰按說統云廣居不必添出仁字大謬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呼去聲毛氏曰招呼歎息則平聲呼彌之呼則去聲 ○垤澤宋城門名也

孟子又引此事為證引魯君之宋事以證居移氣體之說

註翼胡期儂曰之宋從就交隣講好言守者守城門之人吾君我君俱指宋君言居相似皆諸侯之位疑詞孫詒仲曰劉上玉云呼於門是呵護傳呼來於垤澤非因門閉而呼也作魯君自呼之聲者陋甚愚按劉說不然居人君之位故其辭氣與人不問所謂居移氣也若作傳呼之聲與居移氣無干涉矣盧未人曰此無他二句作孟子言勿作守者言問孟子曰有是居則有是養言居則養在其中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食音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註翼吳蘇右曰此孟子為時君待賢不誠者發今按俱不可從張泰嶽曰甚言食而不可不愛愛而不敬也指南曰食愛敬遞說直歸到敬上以起下恭敬者一節之意食祿養也愛用情以愛之敬誠心以禮之翼註曰愛未有崇重意敬則有尊德樂道意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舉也

舉諸本作奉，纂疏獨作舉，按詩傳：詩曰：承將猶舉也。無猶字，纂疏近是。故從之。

筐是將也

小雅鹿鳴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形向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林大崖曰：言國君行幣帛以恭敬賢者，不未奉之時，已先有此恭敬之心，故幣帛而後有也。此恭敬原來幣帛未奉之時，已先有此恭敬之心，故幣帛而後有也。

翼註曰：下二節恐人認幣帛作敬，又言敬貴實，言敬便該得愛。

翼註曰：下二節恐人認幣帛作敬，又言敬貴實，言敬便該得愛。

翼註曰：下二節恐人認幣帛作敬，又言敬貴實，言敬便該得愛。

翼註曰：下二節恐人認幣帛作敬，又言敬貴實，言敬便該得愛。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

實也拘留也

翼註曰：是羈縻之意。

謹翼

許白雲曰：恭敬者之恭敬，以發於心者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吳蘇右曰：末節恭敬字，即次節幣字末節寔字，即次節恭敬字。要辨得真，翼註曰：不可虛拘，不是說君子不當留，只是說人君決不能留君子也。要辨得真，蔡虛齋曰：恭敬而無實，則亦不交獸畜矣。君子可以虛拘，耶陸稼書曰：慶源輔氏在下者，一段是餘意，蓋正意是對在上者說。今按李休雲說未是。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問

是耳目鼻口之類，色是如朱子曰：一舉一笑皆有至理。○色在形裏，面猶言容貌也。今按色是見乎

面者，言故朱子此以一舉一笑言之，又謂色如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之類，蒙引存疑以

視聽持行為色，諸家從之，不是。視聽持行當屬形，看盧未人曰：性是心之生理，這生理是天所付予，就于

成然形時非自然而有故註云自踐如踐言之踐禮記曲
 踐言謂之善行朱子曰踐猶踐言踐約之踐非謂踐
 行所具之理也○踐非踐履之謂蓋言聖人所為便
 踏著這箇形色之性耳○踐如掩覆得過底模樣○
 本有是物而又能脩其實以副之也盧未入曰如是
 而言即如是而行是謂踐言天如是而蓋衆人有是
 賦其理我如是而全其理是謂踐形
 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
 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反苦忝也○程
 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
 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
 後稱去聲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
 充其形惟聖人也朱子曰充字極分明輔潛庵曰人
 受天地之正氣以生物受天地之

偏氣人生故物則有能也楊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
 有不能人則無不能也
 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輔潛庵曰楊
 各盡其則又說得周遍孫詒仲曰蒙引云楊註在園
 外者蓋形色天性也字面更緊今日物者形色也則
 者性也則為平說孔子異耳愚按詩云有物有則雖似
 平說而實不平故孔子添一必字以明詩之非平說
 也楊氏引詩以證此章謂詩所云物即形色之謂則
 即性之謂耳非以形色與性平說也其在園外者集
 註之例自如此非以
 其平說而外之也
 註異張彥陵曰此章示人以誠身之學把聖人立箇
 樣子玩淮字然後字都是勉人希聖意問孟子
 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二者之分如何陳
 潛室曰形色為性是引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為性是
 逐道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呂晚村曰此與告子
 生之謂性陽明能視能聽是性正有是非邪正之辨
 林次崖曰形色天性也言形色有個性也蔡虛齋
 曰非指形色為天性也形色皆天性所在也劉上玉

曰惟字然後可以字宜玩有不如此聖人即為虛形即不可以為人的意思勉勵警切非為聖人贊也若云聖人也不過是踐形非于人有加此餘論耳非正緊語意周聘侯曰然後是難辭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菽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不止而

註翼 蔡虛齋曰欲短三年之喪而為期也陸稼書曰按蒙引說宣王欲為期從蒙引可也今按賽合

註緒言謂不服菽誤又按蒙引謂自短其服制而為推以及國人恐不然岱雲謂欲改諸侯之喪制者為是胡斐才曰此是附會其說乃是私問於孟子之言又按已字謂不服菽也下文雖加一日愈於已亦謂不加一日也李岱雲以為不服三年孫詒仲以為絕不服喪與短字有礙不可從翼註曰欲短喪尚未定也胡期僂曰菽也胡期僂曰菽也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

之孝弟而已矣

紵之忍反○紵戾也解見告子下篇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

當自知兄之不可戾意而喪之不可短矣正孔子曰

論語陽貨篇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

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

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上聲之也孔子曰以下

註翼 李岱雲曰按子謂之三字是設言張泰嶽曰子乃從容勸解說紵從你紵不可太猛姑且徐徐

而紵可也今按徐徐緩意指南曰教之以孝弟句專就教紵兄說短喪正意還粘補之虛齋大崖俱如此說自紵兄者只是弟但弟者必孝孝者必弟故孟子并言之不可弟字屬紵兄孝字屬短喪又按紵兄喻短喪謂之徐徐喻謂春愈已緒言說未足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為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甲反與壓同於嫡

母而不敢終喪壓於嫡母謂嫡母在而不得終制也其傳為請於王欲

使得行數月之喪如大功九月小功五月也時又適有此事丑

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喪服章記公子君之庶子也為去

聲其母所生練練冠麻衣練緣七緇反赤赤黃黃色色緣俞綸又純也飾衣領袂口

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

請之也蔡虛齋曰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緣

緣既葬除之此便是終喪也疑當時此禮已廢之說為是故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若既葬而未忍即除則其情雖厚亦為過制矣古云先王制禮

不敢過也其傳之所請殆非既葬而未忍即除者乎

註翼郭青螺曰若此此字指數月之喪李岱雲曰因之說亦誤認丑猶愈於已之言為對齊宣說耳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

禁而弗為者也

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以情而不可得王子壓於

喪而不可得其傳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

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

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長短孝經夫孝天

父母之喪必三年此乃天地自然之理而不容少有異議者也示之至情人心天理

則不肖者有以企去智而及之矣

註翼 陸稼書曰是欲終之看來還是終三年之喪不
是終既葬而除之喪玩說亦如此蒙引似未
指齊王莫禁是禮無所制意弗為是不為三年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盧未人曰人品高下如時雨化最高成德達材次之
答問又次之相去遠近後先只私淑一句遠近以地

以時先後

註翼

蔡氏曰所以教人謂教之術也翼註曰五段平看
只重君子教人不重人能受教上吳蘇石曰私

淑艾似屬人能受教畢竟是君子教澤之所及若君
子教澤不廣雖欲私淑而無從矣○教亦多術而僅

曰五者言其大指也其中裁成誘進條件尚多但大
指不出此五者李岱雲曰五者除私淑艾在外其上

四等亦多彼此相兼非終身只以此一法教之也故
答問亦可以達財達財亦可以成德達財成德亦可

有時雨化之之時即私淑中成就
亦有等級之不同不可一概而論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

朱子曰不先不後艸木之生播種
適當其時而已

封植

丞職

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

雖有舊形忽所少
改者謂之化

者雨露之滋也耳及此時而雨

王遇之則其化暢茂然

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崖曰天資高學力到一點便化如以四勿告顏淵遂
請事斯語以一貫告曾子遂應之曰唯是也李岱雲

曰孔子於顏曾平日亦有博文約禮格致誠正之教
到工夫滿足時却只及時以雨之○玩註人力已至

註翼

指南曰正意須點在如字頭陳紫峰曰彼其人
品最高學力已到於焉迎其欲達之機而授以

吾道之要，有如此雨之化乎？草木者，翼註曰：五者，字皆指教言，言有如此一教，又有如彼一教。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

之於冉閔，陳紫峰曰：德有可成，則因其德而成之。如因其孝弟而教以孝弟之理，因其忠信

而教以忠信之道，抑其過，引其不及，而使其德皆有

立，是成德。吳蘇右曰：涵育薰陶使之去其偏而入于

全，去其疵類而一于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陳紫

美以成就其全體者。材有可通，則因其材而通達之，如因其言語而教以

言語之方，因其政事而教以政事之術，矯其偏，歸之

正，而使其材足為用，是達財。吳蘇右曰：開導誘掖未

就理者，使之就理，未能曲當者，使之曲當，以通達其

者，大用。

註翼 德材不是各種人，品一人身上有德亦有材，材

次產謂自所優言，未是。又按德材天資學力可

兼用陸稼書說為是。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翼註曰：資學俱劣，無德可成，無材可

其有進，四書家訓曰：疑而問者為之，決其疑，蔽而問

者為之，開其蔽，問以求知者，則牖之，使知，問以求行

者，則翼之，使行。李岱雲曰：雖成德達材之人，亦有答

問，但彼便不靠著，答問故此又在其次。然此亦不可

限定他人品，如曾子之魯，似不冉閔之德，由賜之

材及其成就，却得寓於時雨化之之妙，學者所以當

自立。○按分明答問，畢竟師承者居多，大全小註謂

未及師承，是該及門弟子之外，亦有以答問相往來

者，然自重師承，觀註引樊遲萬章可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

艾音义，○私竊也，謂未及門淑善也，艾治也，張彥陵

師承也。孟子盡心上

艾自是兩意淑字進善邊居多艾字去惡邊居多今按朱子云艾艾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
彦陵說為是位
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

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盧未

或時相後地相遠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于

人竊以善治其身則雖非君子之親教亦君子之道

所成就是亦教也翼註曰善治其身不是若孔孟之

於陳亢夷之是也金仁山曰亢因子貢伯魚而聞夫

孟子亦曰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註引

夷之及孟子俱就未能及門受業而言不必若蒙引淺說分時地遠近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翼註曰此一教不論人品高下皆有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盧未人曰成大成小不必分貼上五句中村氏曰宜渾說

註翼胡期僂曰合五者而觀之雖學者所稟不同而

君子之所以教而誨人皆倦曲成不遺者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
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幾音機

註翼翼註曰此章以教字作主不以道字作主道字

子與教非欲其與道也故引繩墨鼓率為喻總是發

明教不可與意○翼註曰宜若登天然一句無兩意

宜若上要補一句云但就由教入道者觀之方與下

彼字應胡期僂曰登天狀其難及指學道者言張泰

孟子盡心上

嶽曰公孫丑苦於入道之難因問於孟子說道不可
以無傳教當使人易入乃若夫子之道峻極而不可
踰純粹而無可議則誠高矣美矣學若非不欲勉強
以求之也然仰鑽徒切從入無階就如登天的一樣
雖欲企而及之勢不能也夫子何不別為卑近易行
之法使道之高妙者稍有持循之法而學者得以學
率焉用力以求至乎今按道字王觀濤泛說李岱雲
指孟子之道李說可從彼字約解正解指學者講述
指道講述為是又按幾及庶幾及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設

率

為去聲設古侯反率音律○設率變鳥關反弓之限

也挽滿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悲檢反抑
也以狗遷就狗人而學者之不能也蔡虛齋曰皆之一字

人正意却在下文胡斐才曰此學者指學匠學羿者

註異

盧未人曰大匠二節文意相承言教有成法不
可為拙者而貶在不拙者之自得其妙也上兼
匠射下獨言射取引發二字與教人相似耳蔡虛齋
曰上射是比況下是正言也四書家訓曰繩墨匠之法
相反胡期僊曰改變也廢不用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張秦嶽曰

於目前因上文設率而言翼註曰俱是借字不是譬
的模樣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引而不告以得之

之妙不發張秦嶽曰但告以務學的方法不告以得
之成法得之妙處蔡虛齋曰學之法只是致知力行
之法而得之妙力到功深則自然心領神會陳紫峰

必告也亦不容告也。不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

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謂不發之妙，可領會也。中

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去聲，蔡

無過不及之所在固非可以易言然亦天理之當然而已故曰非難非易也陸稼書曰至吳因之講意則

云中者謂在難易之中問非如大中至中之說翼註則云中道中於道也今人誤認作大中之道非六註

意矣翼註曰立字極有味是箇決不可遷就之意正與下從字相應譬如君子在中路站立聽那能者跟

上我來我不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翼註曰能去遷就他

者從之當與論語雖欲從之從字一例作從而與之看 ○此章言道有定體教

有成法卑不可抗舉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吳蘇右曰通節總只說教不可貶其故却由于道有定體不可誤認中道而立句是說道有定體史文璣

曰卑高指道體而言語默是指所施之教而言此六句該盡此一章之旨矣蔡虛齋曰胡氏陳氏所分此六俱難

註翼註曰引而不發躍如也一氣重躍如邊夫既躍如則學者只消一領會耳何至若登天之難

乎賽合註曰中道而立見非若登天之難也能者從之對上不可幾及看從則及之矣吳孫右曰能者從

之見不能者君子無奈之何也陳紫峰曰引而不發朱子小註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者與大註不合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記檀弓下車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

家大夫謀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以殉葬

相從而不離去賽合註曰註中身出在有道內道隨之故曰以道殉身道屈而身隨之故曰以身殉道

曰書肩流 卷二十一 孟子 盡心上 五十七

註翼 吳蘇右曰上節引起下節指南曰此章為以道殉人者戒道本不離於吾身故君子之身不離

道如天下無道道隱矣則以我之身隨我身而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盧未人曰以道殉人是身出而道不行道屈而身不退都把道

棄了只管隨人成就功名所謂舍所學以從之也孫詒仲曰註妾婦之道道字非以道殉人之道字也陳

定字曰妾婦以順從為道故亦曰道今按以道引解以枉道解之可從妾婦之道謂非丈夫之道也

註翼 張彥陵曰未聞以道四字微頻殉乎人者也為句不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註翼

指南曰此章見受教之貴誠首節公都子疑孟子之不答正以其貴與賢下節孟子表亡之不

公都子謂當加其志而尊禮之乃不答其問故疑之

今按禮字孫石以禮遇言是依雲謂師弟之常禮非又按翼註謂主答問言亦非中村氏曰蓋不答是不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

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長上聲○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指南曰二雖指

子意尚含蓄還虛演更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見渾然聲氣言外補之

不專所以不答也使問者受道之心不專則雖答無益故不答也然使其能思所以不

致力以消之是亦誨之矣○此言君子雖誨人不

倦又惡去聲夫扶音意之不誠者

註翼

陳定宇曰：挾者兼有而恃之，稱勲勞已嘗有功勞於師，故謂己與師有舊好，恃此以來學，望師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指南曰：貴謂勢在己，賢謂能在己。四書脈曰：挾長非必長於師，只是年之大翼註曰：五問字俱是問道，但他心中却挾了貴賢等件，不是以貴賢等件顯之於問也。○賢字淺看，今按張彥陵一說謂故是故，家依大全翼註主故舊為是。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蔡虛齋曰：以處是事有關於網

常倫理之大者所厚所當厚者也蔡虛齋曰：以待人有關於恩義此言不及者之弊

註翼

四書脈曰：此章須以處事待人修為三者開說以急心忍心躁心點之。胡期僊曰：無不已指事之小者，薄不以厚待之，無不薄指疎言林次崖曰：周平王忘父之仇，宋高宗忘父兄之仇，是不可已而已者。唐明王一日殺三子，是其所厚者薄也。翼註曰：講無所不已不可說，凡事在可已者皆無所不已。若果事在可已者，稍緩耳，無所不薄，做此。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也利者用心太過其氣易去聲衰故退速其始之進也勇往之

志銳利不可禦然不是真心求進只是簡浮氣故不可耐久未幾而倦勤其退必速矣○三者

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施然反胡斐才曰：過是進銳者不及指上節

註翼林次崖曰：進銳不但進修為治亦然如所謂求治太速更張無漸者亦是陸稼書曰：淺說專主

為學言此本大全
勿軒熊氏甚拘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陳定宇曰當用則用但有時有節即愛也若
釋氏以不取不用為愛則非矣

○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

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
許白雲曰推字亦要輕看以亡

所有推出行去爾翼註曰序字即等字以輕重言不以先後言虛未人曰愛淺于仁仁淺于親等級次第不可混亂今按

楊氏曰其分去聲不同故所施不能

無差楚宜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
理一而分殊伊

川先生論西銘

語蔡虛齋曰理一者親民物皆所當愛也分殊者物則愛之民則仁之親則親之有其等也
尹氏

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已陳紫峰曰一本故有差等此有差等處皆是天理之實無偽也若兼愛則不情矣

註翼
林次崖曰此章言君子之施仁有等級而不混也許白雲曰愛之而弗仁之愛愛惜之義不輕

用物不暴殄天物之意仁民之仁乃愛之本義親又重於仁翼註曰前兩而字作然而二字看後兩而字作平等而

下之字看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

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

者為急則事無不治去聲而其為知也大矣言蒙引孫

新安俱以知言非所當務者舉舜而敷治焉之類是也

也事治庶績皆熙是也揚龜山云當務之為急莫如親賢故朱子云當務之急如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

以耳何嘗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治

而其為仁也博矣親賢如命九官之類是也恩洽五穀熟而民人育之類是也

註異急務也故首節有四急字○首節智半邊俱屬

處事仁半邊俱屬待人吳因之曰言只檢要緊去做也准海近語曰無不知無不愛堯舜仁智之全體也

曰要知先務准急親賢堯舜所以善用其仁智也說統

成其無不愛先務正所以成其無不知急親賢正所以

以去煩就簡之說今按家訓云無不知無不愛以智

仁之全體言不可著用說可從武曹謂不然誤李岱

雲曰不偏物亦指不偏物而急之非不偏物而知之

又按翼註說不是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歆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父母喪

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姻族察致詳也放

飯大飯食無節也流歎長歎飲無節也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

吾結斷乾音音肉不敬之小者也曲禮曰母放飯母流

肉不齒決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

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孫潛村曰全體二字是說用中之體今按

言既識知仁全體者無所不知無所不愛而其心不狹隘矣既知所先後者當務之為急急先務而其事

有序矣故君子之於道當識其全體而後知所先後也輔氏以為識其全體是言仁知所先後是言知胡雲峰謂非集註意是湯齋謂識其全體非是既得全體者誤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

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

於天下之治矣去聲豐氏於急字先務知能兼言仁不急

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聽

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

也輔潛庵曰豐氏是講筵之說故推也言之如此然孟子之意亦是如此

註翼翼註曰此節是知務的樣子非不知務之實陳定宇曰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為務

二務字今按此句直解翼註講述正解依雲就喪食說淺說因之稼書指南約解就仁知說今從之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二十八終

